

大涼山彝族社會概況（初稿）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印

一九五四年五月

這本稿子係根據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胡慶鈞同志的調查報告，由我部蕭伯贊教授加以修訂而成。修訂的地方都取得了胡慶鈞同志的同意，現在把這修訂稿油印出來，希望同志們多提意見，幫助這本稿子的進一步修正。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一九五四年五月

大凉山彝族社會概況（初稿）目錄

第一章 導言

一頁——三頁

第二章 生產情況

三頁——八頁

第三章 階級關係與經濟基礎

八頁——二〇頁

第四章 社會組織

二一頁——二七頁

第五章 家族形態

二七頁——三二頁

第六章 社會意識形態

三二頁——三五頁

第一章 導 言

彝族自稱納蘇，是我國西南少數民族中較大的一个民族，分佈的地域也較為廣闊。

大凉山是彝族的集居地區。它的位置在西康省東南，和四川、雲南兩省接壤，東至黃茅埂，西至通江，約至金沙江，北至普雄（大渡河以南），面積估計約為四萬平方公里。

小凉山是彝族和漢族的雜居地區。它的位置，跨四川西康雲南三省，在四川境內是雷波、馬邊、美邊三縣和屏山沐川兩縣的一部分；在西康境內是越嶲、冕寧、西昌、德昌、會理、寧南、鹽源、鹽邊、米易、石棉等縣，和九龍、蘆定兩縣的一部分；在雲南境內是單叢、華坪、永勝、永仁等縣。

與大小凉山接近的地方如雲南的武定、祿勸、東川、巧家、魯甸、昭通、永善、大關、彝良、經江、威信、鎮雄諸縣，貴州的畢節、威寧、赫章諸縣，也有彝族分佈。

根據解放以前的統計材料：各縣彝族人口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個別縣如祿勸，甚至超過全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據不完全確實的統計，大凉山集居地區，約有彝族人口七十萬；小凉山雜居地區，約有人口八十萬；其他與大小凉山接近的地區，約有人口五十萬；三區人口合計當在二百萬以上。

除大小凉山及其鄰近的地區以外，在雲南、貴州的其他縣分，在廣西西部和西藏東部也有彝族散

居。大致東至貴州的荔波、平塘，北至西康的漢源、鹽定，西至雲南的騰衝和緬邊國防線上，南至南的金平、勐海、思茅諸地，都有彝族的分佈。人口總數約在一百三四十萬左右。

這些散居的彝族，分化為許多支族或部族，雖有不同的稱號，如散居雲南的彝族，有撒尼、阿西、利波、羅武、麥金、蒙化、坡沙、阿福、撒完、河馬、撒民、子君、三朵紅等稱號。他們除了語言方面基本上屬於同一系統以外，在經濟生活、社會組織甚至風俗習慣方面，都和大小凉山彝族發生了很大的歧異。

本文要敘述的不是所有的彝族，只是大小凉山聚居區的彝族。

一、大小山的地理條件

大小山脉是西康省貢噶山脉岐分南來的一個大山，它是金沙江與大渡河的分水嶺，橫結在西康東南部，和四川雲南兩省接界。這個山脉又可分成四大支：

第一支最北，盤結在峨邊與馬邊縣之間，是大渡河與馬邊河的分水嶺，名叫萬石坪山脉。

第二支自黃茅埂往南伸展，盡於金沙江岸的龍頭山，是美姑河與西縣河的分水嶺，也是大小山的主脈。

第三支盤結在烏地彝族及竹枝坝子一帶，是美姑河與西溪河的分水嶺，名叫烏地山。

第四走最南，盤繞在昭覺與寧南之間，是西溪河與惠通河的分水嶺，為八寨山脈。

大凉山脈也是康藏高原與四川邛崃地帶之間的過渡地帶，從大凉山脈中最高的龍頭山往東，到寧坡城一直是下坡，龍頭山的海拔最高是四千公尺，到寧坡便只有一二六〇公尺，再往東至屏山只有一三三〇公尺，就進入了四川邛崃地帶。

在大凉山中，由於長時期的河川侵蝕的結果，山脈與河谷相錯，地形起伏很大，在龍頭山的西端距離龍頭山只有兩日路程的美姑河河谷，海拔便只有一四〇〇公尺。

這一過渡地帶也構成了凉山地形嵯峨險峻的特點，無論從那一方面進入凉山，都要翻過高山，如從西昌東上凉山，一站坡的坡度達百分之五十，從雷波西上凉山，野豬塘與小灣子一帶的坡度達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中心地區，也有不少這樣的陡峭地形，這種陡峭地形就成為凉山外圍的天然屏障。

由於地形起伏，使得這個地區的氣候差異很大。這裡的氣溫高低一般是與海拔的高低成反比例，大抵在海拔二千公尺以下地區，氣候溫暖；海拔二千公尺以上地區，氣候寒冷，大凉山大部份地區的海拔在二千公尺以上，夏不甚熱，冬季風霜很重。

大凉山地區的雨量，基本上受雲南東部地區氣流的影响，一年中乾季與雨季劃分得很顯明。每年十一月到來年四月，屬於乾季，這時經常可以見到太陽。從五月到十月，屬於雨季，幾乎每天下雨。

大涼山的地形，東西起伏很大，南北的坡度較小，大凉山南北的兩條大河——大渡河與金沙江，水流湍急，峭石林立，不能通航，從北而南縱穿大凉山的美姑河與西溪河，流勢較緩，但冬季亦於夏季水勢陡漲，連落，亦不能行船。在這些河流裡，繁殖着鯉魚、青甲、白甲、青胖、細鱗魚、龍針魚等，每年冬季沿河一帶的人們常常在這裡捕魚。

由於大凉山區內地勢、氣溫、雨量，各地不同，因此這裡的植物的種類也很複雜。如冷杉、檜柏、樺木、白楊、山胡桃、女貞、蠟蟲樹等，都集中在這一地區繁殖。

在黃茅埂以東，連渣腦、萬石坪一帶的森林中，隱藏着野豬、老熊、獐、麝、麂、狼、穿山甲、狐、豹、狸、白熊等獸類，附近的居民常常在這一地區進行狩獵活動。

大凉山上的森林近幾十年來所伐很多，有樹林的地方只限於黃茅埂以東如連渣腦、萬石坪等地區。從黃茅埂往西，自牛牛壩、竹核、昭覺、布拖、天地壩直到通金沙江畔，成林樹木，已很稀少。

大凉山地區的土壤是肥沃的，根據地質學家的初步調查，全部土壤係由頁岩、沙岩、石灰岩風化而成，而以頁岩形成的土壤分佈區域極廣，頁岩形成的土壤其特點是：土厚而排水力良好，土質疏鬆，土層界線不明，多含腐殖質及細菌，極為肥沃。這種土壤宜於種稻，也宜於種雜糧。

由於形成的土壤富有磷質，是在山地，歷史分明，這種土壤只能種雜糧，不宜種稻。

由石灰岩而成的土壤，如為稻田，則土質好而出產多；如為旱地，則土層淺而中雜碎石，蓄水力不強，不宜耕種。但在大涼山中，石灰岩分佈區域極少。

在大涼山區域內，也有一些分佈在山谷之間的小的平原，當地人稱之為填子，較大的填子有街各、普雄、竹核、燈廠、昭覺等十多個，每個填子長寬自十里至二三十里不等。在全部可耕地中，填子地區約佔總數的十分之一。

大涼山的地質是屬於古生代的地質，在地底下蘊藏着不少寶貴的礦產。據初步考察，這裡的礦藏有銅、鐵、鉛、水銀、煤、砂金等，其中銅礦最多。這些礦藏，大抵都沒有經過開採，也沒有經過勘查。

第二章 生產情況

大涼山彝族地區的生產，以農業為主，畜牧為輔。

在海拔較低地勢平坦的水田填子地區，大抵種植稻子、黃豆等農作物。這些地區畜牧很不重要，在不能種水稻的旱地區域，一般種植洋芋、蕎麥、燕麥、包谷、圓根等。此外還有不種任何農作物的，大小牧場。

牧場一般分布在半山和高山地區，愈到高山地區，耕地愈益減少，畜牧愈佔重要的地位，著名的

大牧場黃茅埂，便是一個海拔三千四百公尺的高山平原。

除農業和畜牧外，少數靠近山林和河流的彝族人民也從事狩獵和捕魚的活動。

一、生產工具

彝族人民使用的農具主要有下述幾種：鐵犁、木犁、旱地使用（齒耙、彎鋤、板鋤、平耙、四齒、斫刀、斧頭等。這些工具與大涼山外圍漢族地區使用的相似。

從彝族自己的傳說中得知：各種農具製作的技術最早是從漢人學來，在靠近漢區如西昌、越嶲、雷波、馬邊等地的彝族人民，都是到漢區去購買農具。但大涼山彝族聚居區所用的農具，有一部分是由彝族的鐵匠打製的。

打製鐵器的生鐵，是由漢區買來的，由於漢商商人高抬生鐵的市價，生鐵在大涼山區非常值錢，據說在解放前，一斤生鐵的價格等於一兩銀子。

由於原料和技術水平的限制，特別是冶鐵的燃料，不是木炭或原煤，而是製炭，火力不強，因而彝族鐵匠所打製的铁器不能達到漢區的標準。同樣的工具，在大涼山製造的，都比較矮小，如犁田的鐮頭，在西昌漢區長約八十公分，入土可達四十公分，而在大涼山則長僅五十公分，只能入土二十七分。板鋤在漢區，長約廿公分，在大涼山僅十二公分，不僅形制較小，而且硬度不夠，容易磨損。

因為鐵器難得，一般工具即使已有很大的磨損，仍繼續使用，而且就是這種不夠標準的農具也很缺乏，在牛牛渠，十家只有三家的工具能用，七家不使用。在昭覺縣三灣河，比較富裕的農家，生產工具也不完備，缺少條鋤、板鋤和平耙。

在耕種水田或旱地時一般使用牛耕。在部分坡度較大的山地區域，牛耕是依靠人力拖鋤。

大涼山農牛最多，也有水牛，山地完全用黃牛耕種，大山地區，部份使用水牛。

大涼山山地農牧草不茂盛，飼料（如板蘿蔔）缺乏，以及鹽巴品缺乏與稀少。（一）條牛每年要喂三次，每次二牛需草一斤，母牛半斤，使得耕牛不甚健壯，犁田時一般每得使用雙牛，而雙牛亦不能稍重，這就限制了深耕的程度。在昭覺、竹核等渠子地區，發現彝族耕田的深度都很淺，一般入土不過五公分左右。在山地區域入土更淺。

彝族人通用的獵具有短刀、腰條、弩箭、繩索、陷阱等，也有從漢區買來的步鎗和獵槍。此外大涼山的獵狗也特別勇猛有名。

捕魚的工具主要是魚叉，魚叉末端有三個鐵鉤，裝有木柄長約一丈三尺。另一種捕魚工具是竹製或藤子編織的籠，不用魚網和釣竿。

二 勞動技術

在耕種技術上，如旱地上各類農作物的種植與收割的方法，基本上與外國漢族地區相似。但是由於大山山區內存在着若干半山與高山地，氣候、土質、坡度等具體條件各不相同，漢族人民在耕種的技術上也有自己的創造，如山坡石頭多的地方，就用木犁耕地，在填子上沙質地區就用換柄的辦法，（一年種豆子，一年種豆子，另一年種原想此外各種作物施肥的方法也不同（如苦蕒要肥水，紅豆，不要肥料等等）。

應該指出，由於農具、水利施肥等比較幼稚，漢族的農業生產是相當落後的。

第一、由於農具的簡陋和缺乏，畜力不夠，許多直接生產者都是依靠向別家借用農具或者交換工具進行生產，在約定的日期內必須歸還，因此就不可能將整頓工作做得很精細。

第二、由於不利用河水進行灌溉，而且常被水淹，在坡度較大的山地，也不能引用泉水灌溉，農作物常因缺乏雨水而陷於枯槁。

第三、由於施肥技術的缺乏，在大凉山裏被認為最寶的東西而不加以使用，對於牲畜的糞便，也不注意積蓄使用，漢族人民中流行這樣的傳說：誰修了廁所，那個人家就要死人。只有在靠近漢族雜居的心支那達、田堡、雷波、馬邊、戎邊等地的漢族，才有使用人糞施肥的辦法。

第四、由於生產技術的落後，在原始森林或者茂林地的開闢工作中，還保存着刀耕火種的開墾方

將大樹或者茂林砍伐後，放火焚燒，以樹皮作為肥料，在其餘的灰燼上撒下種子，或將割下的大樹埋於土中，待腐朽後作為肥料，在上面撒佈種子。這種土地第一年種蕎麥，第二年種蕎麥，生完一兩年後再行墾植。

當地的生活技術也很落後，牛羊若無羣的圍欄，只在屋內陰暗的角落，不透風，也得不到太陽。又，得不到充足的飼料和溫度的驟降，羊子很容易凍死和餓死，在夏天，由於不清潔，羊子很容易生病，也經常威脅着畜牧的安全。

大山山的生產不發達，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即大多數的農人牧人對於生產工作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是吃這在別人的土地上工作，這地方的全部或者最大部份要歸別人所有。

三、農業收穫量與畜牧繁殖率

由於上述的原因，無論是水田或旱地，我們很少能夠看見茁壯的莊稼。人們一般不習慣用單位面積計算收穫量，而是以單位種籽的播種量計算。

在墾殖地區，一般水稻斗種可收穫二至三石谷子，黃豆斗種可收穫一石至一石五斗，平均收穫量約為種籽的廿五倍。

在山地區：一般洋芋一槽可收五槽至十五槽，蕎麥斗種可收三、四斗至一石，蕎麥斗種可收四、

五斗至一斗正斗，平均收穫量約為種子的十倍。

但如果按照大涼山外圍漢族地區農業生產技術的程度，完全採用了漢區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則農作物的收穫量應當比上數增加一倍，即旱地作物的收穫量可到種子的廿倍至卅倍，水稻的收穫量可到種子的五十倍至六十倍。

在大涼山中，除了極少數高山地區外，很難見到大批成群的牲口，有人估計整個大涼山的牲畜，牛不僅沒有增加，而且減少，牲畜不能增加的原因，主要地是由於牧畜技術的落後，但大量的牲畜被消耗於驅鬼治病也是原因之一。

農業收穫量的低下與畜牧繁殖率的不發達，說明了彝族人民並沒有充分利用大涼山自然條件。

在大涼山中，未加開墾或曾經開墾而又放棄的荒地很多，如昭覺縣的七里溝、戴麥地、熱浪山等，都是可以開墾的地方，但或因水源缺乏，或因排水工程困難，根本沒有種植東西，牧場也沒有充分利用，最著名的天然牧場茨茅埂，有人估計現在放牧的只有五萬頭牛羊，但是根據一位農業專家的估計，在這廣袤的地區可以放牧羊一千萬頭，牛二百萬頭。

四 社會分工

彝族社會的手工業極不發達。在大涼山彝區中還沒有獨立的手工業者，有許多家庭日用的東西都

甘自己製造。只有需要專門技術才能製造出來的東西如銀器、銅器、鐵器、木器、泥水作窗櫺等，雇請具有專門技術的人擔任。

大約在一個幾十戶人家的村落裡，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半農半工的匠人。其中有鐵匠、銅匠、銀匠、木匠、泥水匠等，大概四、五十戶人家有一個鐵匠，一百戶人家有一個木匠和泥水匠。兩百戶人家有一個銀匠。這些匠人在一年內大概以一半時間從事手工製作，另一半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並以此毛麻衣服、一個銀匠說：「我穿的和麥花靠手藝，吃的就靠做莊稼。」

這些匠人除木匠與泥水匠須在工地工作外，銀匠、鐵匠與銅匠大都在家內承做定貨。他們都有自己的生產工具與工作場所。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也是從漢區的買來的。工資的計算，一般採取了包工或包件的方式，比如木匠與泥水匠承修一棟房子的工錢是六十三兩銀子，銀匠的工資是一百兩銀子的原料以工錢工錢計算。一個技術匠人的工資收入及其所受到的待遇是比較一般從事農業生產者為優厚的。

紡織一般是由婦女擔任，紡盤和織機都很落後，紡盤是在木盤上掛着一根斜盤，完全依靠一雙手轉動。因而紡織品需要支付大量的勞動時間，例如製作一條長約八十三寸寬一尺一寸，長四丈八尺的裙子，從收集原料到製成品，估計需時七十六天半，其中用於紡織的時間為四十五天左右，因此一個

白銀鑄的婦女最多只能製備這樣一條裙子，而且必須在盛會的時候才能穿著，在平常她就穿著破舊的或舊的裙子。

彝族人民還沒有學會冶鐵的技術，但必須過岩鐵即可使用的礦物，他們是知道開採的，在牛牛坎西面一百華里地區的瓦庫那邊，地底下蘊藏著一種紅色的自然銅，儲量豐富，不必熔鍊，即可使用。這種銅的儲藏是一層純銅板中間夾著一層石板，只要敲破石板，取出來的純銅就自然與銅板分離，附近的彝族是知道採用的。

在牛牛坎北面一百五十華里地區的八腳以侯有錫鐵錫的熔點低，附近的彝族人民也知道採取。在越嶲縣的西山，煤的藏量很豐富，附近彝族也知道採煤，這裡的煤田已經挖入地面三尺多深。大凉山彝區有許多地區的鐵藏過去曾經由漢人開採過，如著名的烏枝銅鐵在昭覺縣西北八十華里處，在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曾由漢人開採，產量很豐。

五、商業交換

彝族區域，也有商業交換，商業交換進行於彝族內部，也進行於彝族與漢族之間。

彝族內部的交換，基本上是採取物物交換的方式，比如鹽源，鹽源一帶牧產比較豐富，就經常和普雄一帶糧產較豐富的地區進行牲畜與糧食的交換。在彝族和漢族之間的商業主要的也是物物交換，如

彝族人以牛羊、牛羊皮、小豬及藥材等交換漢人的鹽巴、布疋、針線、鍋等，有時也用銀子換算。

解放以前，彝族和漢族之間的交換大概走過下列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漢族行腳商人從漢區經過
益市等物入山，交換彝區的土產，另一種是彝族人民自運土產到漢區城市出售。漢商在進山前必須找
好保頭，即一個具有威望的彝族頭人作保，由於大涼山彝族內部各氏族間的對立，一個保頭往往只
能保本氏族的範圍內，普通也是一天的路程，如果要轉移地方，必須換保。換保時由一個氏族的保
頭交託另一氏族的保頭。在換保前漢商必需以一定的酬勞交與保頭，叫做保費，保費繳收的標準一般
是一口鹽（約七八十斤）保費一斤，兩牛布保費一方（長寬各一尺左右），十口鍋保費一口，卅斤毛織保費一
斤。

至於彝族到漢區城市去做買賣，不需要保頭，但必須支付重稅，如運一捆乾柴到漢區，往往要抽
去一半。此外漢商又用大秤小斗及劣貨賤貨等欺騙他們，彝族人民帶到漢區去的是土產，帶回的是漢區
的銀錠（滿清時代鑄造的銀錠，不是大洋）或者用貴得的銀錠贖漢區的商品。

漢族商人攜帶銀子進入彝區或漢彝交界的地區，目的是收買彝族人民的土產，特別是鴉片。自漢
區禁煙鴉片之後，彝區種煙面積日趨擴大，鴉片價格上漲，大量的銀子流入彝區。這樣，銀子的流通
也日漸流入到彝族內部的交換中。

的。以前，彝漢兩民族之間的交換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例如一根針換兩個雞蛋是經常的，各類商品在批發期中交易的比價是：一斤鹽巴換牛皮五—六斤，或羊皮三—四斤，或猪皮二兩，銀子三兩買灰色土布一件，銀子一兩買鹽巴二斤半至三斤。

在各種交易中以熊膽、麝香的買賣，特別是鴉片的買賣，利潤最高，因此，鑽山就為漢族商人——利的途徑，但這種買賣也有很大的風險，當一個彝族的保頭看準了某個商人已經「喫煙」時，他就可以採取反保的方式，把這個商人的全部財物截留為己有，并把這個商人出賣作為娃子，即使有這樣的危險，還是有很多人鑽山，這就証實了馬克思所說的：「當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的時候，資本所有者是不惜冒險的危險的！」

在大涼山彝區裡面，沒有市鎮和專門經營商業的商人，沒有趕場的制度，只是在漢彝雜居地區，在每年的一定時期有些短期的臨時販賣。在個別地區如街洛等地，則產生了一種不定期的市集。

在這種情況下，彝漢兩民族之間的交易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在西昌，我們曾經估計了一個彝族集居區現施彝縣一年與漢族進行交換的可能數字，這個集居區共有彝族五三四八戶，我們的估計如下：

一、漢區輸入品：鹽：六萬—八萬斤；布：二萬—三萬件每件長二丈八尺、寬約九寸、酒：六萬